

續修汾西縣志

光緒八年壬午

汾西縣志

官衙藏板

原脩汾西縣志序

粵稽太史採風謠職方掌版籍凡十五國
之貞淫咸上其事於王朝其時無所爲志
也迨班固志地理兼及民風俗尙著述家
多宗之郡邑各自爲紀此志之所由昉乎
三晉爲域中奧區山川形勝人物風土自
昔稱最而汾邑其一隅也邑處萬山之叢

其地瘠其民貧貨物無所聚財用無所出
民自畊鑿而外絕無事事儉嗇簡陋實有
陶唐氏之遺風焉明季遭罹兵火地方凋
殘戶口零落莫汾爲甚

聖朝鼎興深仁厚澤遍及陬澨而汾邑瘡痍未
能盡起以故圖籍之事不遑及也歲丁酉
廣川李公來令茲邑以邑乘不可不脩於

是起而輯焉及余下車閱其成書大綱細目雖然並舉但繁簡未盡合宜紀載尙多闕畧因陋一時難垂經久意欲增輯者久之念一行作吏碌碌簿書撫字催科日不暇給且當荒歉之後踏勘無有虛日九年秋巡撫達單車莅止躬詢民間疾苦諄諄於勸農桑課織紉招流亡而余也上承

清訓下撫殘黎勤招徠而嚴釐剔時以不
克勝任爲懼乃陽和遠播山邑皆春未踰
年而歲頗稔民稍安流離瑣尾漸集而余
之殫心竭慮惟恐隕越以無副章程者亦
獲幸免於罪戾斯豈非福星臨馭而烏能
至此乎今遇

皇上垂裳之日命禮臣纂脩天下一統志徵取

郡邑志書以備採擇 學憲謝 郵檄至

汾余職列錢穀之司無能越俎又慮才識
之薄恐滋濫觴旣而私心自念曰國有史
邑有志凡以攷古今載治忽彰政教也三
晉之民蒙

聖世德化之淪洽 撫憲仁恩之洋溢 方伯
憲長郡伯諸大人慈祥愷惠之施窮谷深

山罔不被休焉汾雖蕞爾乎沐膏澤而受薰陶較之昔日亦大變矣瘠者以饒貧者以裕儉嗇者益以禮讓簡陋者進以彬雅人才輩出科目繁興多士濟濟登於朝文章奕奕光於國子與子言孝臣與臣言忠而且貴賤不相陵貧富不相耀風俗以厚人心以正此皆

聖天子暨諸 上臺教化之所由致也余忝末

員亦竊比於宣上德達下情焉語曰天道
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人當因時與爲

損益則志之脩又安容已乎於是集邑紳
士耆老廣加收採冗者刪之闕者補之俚
者文之計月而書告成然則斯舉也一以

志

聖世久安長治之庥一以志諸憲清風惠澤
之溥一以志汾邑士庶心臧之美一舉而
三善備焉矣因忘其固陋而爲文以弁其
端以志盛也亦以志勉也夫豈

康熙十三年歲次甲寅孟秋嚴陵蔣鳴龍題於
汾署之思補堂

續脩汾西縣志序

歲庚辰三月

良

承乏茲土甫入境見

邨落成墟蒿萊滿目盡然傷之既下車接見紳耆披覽舊志乃知地方彫敝自明季而已然幸沐

皇朝深仁厚澤淪浹二百餘年風俗丕變民物繁興向之蕞爾瘠區已蒸蒸日

上矣年來昊天降割饑饉洊臻前大
令于公以死為民請命則林總之衰
耗可知也仰蒙

今大中丞威毅伯曾公暨

各憲長體察疾苦據情

入告蠲賦弛徵移粟撥帑解衣推食瘞死

恤生購牛具發籽種所以賑卹而招

撫而安集之者比侘邑加厚非私也
毋亦謂汾之為地瘠而今之災又如
此其甚也宜乎孑然之遺黎所不能
一日忘者也先是五年夏

大中丞以賑務既竣懼

朝廷蠲拯殊恩久而或佚爰有重脩三晉
通志之請得

旨俞允檄下屬縣於舊志外續加增輯以

備採擇時曹大令權縣事敦請司訓

賈君執鈞邑紳逵君錦鑣龐君奉桐

任其事書未及成會

良

莅任奉省畔

之檄周歷四鄉以補不足遂訪佚事

於牧豎農夫之口尋斷碣於荒煙蔓

草之中更舉賈逵諸君所彙集互相

攷證僅就見聞所及採訪所得與夫
吏牘尚存於朽蠹之餘者連綴成篇
其間天時之往復人事之變遷物理
之盈虛

君恩之稠疊一一必從其實大要詳於近
事而略於其所不知以云慎也即謂
以之資觀感存風勵景前脩以誌後

序

三

患是編雖未大備亦或不無小補焉
舊志成於康熙十三年厥後迄未
補脩茲舉始於五年冬竣事於六年
仲夏例得並書是為序

光緒六年歲次庚辰夏五月

知汾西縣事蒙古錫良甫撰

事有見其始於前不獲觀其成
於後者往往然也矧余之於汾
不無奢望焉四年夏前任于公

為民捐軀

安瀾

奉委代理斯篆

甫入境見夫老弱流離道殣相
望蓋汾民之憊極矣辦賑月餘